

抱朴子

二

抱朴子外篇卷一

晋丹陽葛洪稚川著

嘉遁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竒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揮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子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什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屹峻岫之巍我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攬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歎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耻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貴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跼玄極攸叙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

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本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頓顛而滂池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為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溢辭則冰條吐葩推高則峻極類淪竦卑則淵池差我苑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芳惠於廢物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壑之嗟竊為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耻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魏魏聖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為六翻託豪傑為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逮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者乃權靈驚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駉踧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責與暗者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係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極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辨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踣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握乎陸沈哉深頌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

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遶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冲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踳峙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復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間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手以愆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躬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繫翻於腐鼠以蕃武為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坦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若形於外物哉夫為不結網駢不墮羿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之徒曾足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殖醢齧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趙荆卿絕臙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

胥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揚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君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宥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瀕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閻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疾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况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斲之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差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沉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䟽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竒而拙梗之誣滅父子之恩抽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况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負所以懷忠

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微鑿所為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錐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木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宥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濕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盛則貴隋珠彈雀智者不為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為富甘卑者以不任為榮故幻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達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滿漉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懸霍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醯醢躡履美於赤鳥緼袍麗於袞服

把撞安於杖鉞鳴條樂平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
珍於刻楠登高峯為臺榭庇巖壑為華屋積篇章為
教更實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
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惠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
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嚙芝芳風飛雲浮晞景
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偷轡而伏
櫪同被繡於犧牛哉卦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
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及者謂之不任無義故違者以
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
見若運涉陽九讓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
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
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
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
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努以高蓋神化
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煙煴王歲四門穆穆以博延主
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
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垂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

養內未覩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
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
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
舜在上而箕穎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躬數有握
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
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
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歛迹乎草澤者誠以才
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
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廁日月之間拊甌甑
於洪鍾之側首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
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咄若擁經著述可以
全真成名有補未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
悔小狐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
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之
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
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
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
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彝倫非有隱

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為是而樂飢餓門者可非乎失群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返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舄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任人在焉任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相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峻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投鏹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離鼠者不識駟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蠶井蛇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任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履賢普德樂育人才

抱朴子外篇卷一終

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實知變而呂尚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穎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准的者也夫傾鹿鳥之巢則靈鳳不集瀧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刺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奇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交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肉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于高也成湯非不能錄下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于木也晉平非不能更期唐也然復而肆之貴而重之豈

六君之劣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厲尚進之倉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贊像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若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知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為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猶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事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徃徃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然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

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為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三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咎督之危辱之使追猶華猶必不肯乃當憂直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責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猶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高逃遁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白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呈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脯以籠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為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大儒為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

譁驚也則鍾鼎鐃其聲若乃委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孤丘未登闕風而臨雲霓翫滢汀游潢沔未浮南溟而滅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勳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為常人不能為割近才不能割少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轡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為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質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鸚登高巖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做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

之勳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
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
謂不降志辱身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
羈繫之爲滂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
於印綬志脩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旣必可輕王公而
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
任大便爲高士或有乘危冒險投死忘生棄遺體於
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
之士何其緬然邪任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
世責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誠爲天下無益之
物何如逸民荅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
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軀煦之和
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閑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
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
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
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
投其巨細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
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

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顛淵易地皆
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
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
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故不棲於
心術芒芒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
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
猶蝸翼也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
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
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
鑽之用抑靈鼓為鞀鞀之音推黃鉞以適金鑣之持
挽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指之越駢入
穴以逃之季扎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
所好莫與易也故醉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
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
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
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掩不掩豆
菜肴糲食又獲逼下邀偽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
襍俟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滂濁之累未若遊神

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縑乎杼軸之間
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為埃
塵矣體粥糊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
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為名邪則脩毫可
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鏡
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為功楊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
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為不臣亦豈
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
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
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
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
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
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崖
空食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
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
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
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
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成

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繁行蓬蓽之內
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克舜之
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
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王帛聘周彥祖桓帝以
玄纁王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王帛聘楊仲宣就
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
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
玄纁王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
順帝以玄纁王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
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
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
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待中大司農皆不起詔
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卿再舉
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
就桓帝以玄纁王帛安車輅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
纁王帛安車輅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健為太
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優隱逸
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為凶酷過惡斷可知

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

庸瑣所見矣

抱朴子外篇卷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勗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鑄璞
 鑿鑿鍊屯鈍啓導聰明飭染質素祭牲知來博涉勸
 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
 為國退可以保已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
 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
 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
 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善况乎人理之曠
 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
 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
 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
 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
 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閭閻扞扞極然後知井
 谷之閭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
 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
 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

抱朴子外篇卷二終

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
洞逸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
班輸之結構也天然奕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
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
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
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
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
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
地無所藏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涅
可令齊堅乎金玉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
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
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况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
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驚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
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飭責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
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
大川滔漭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
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
狔霍珥鳴蟬杖劔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

欲任拙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
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
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
悲寓世之條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
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
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逐
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遺廣頤
之穢息改獵博奕之遊戲矯書寢坐睡之懈怠知徒
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
脩業温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
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
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
以受業寧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躬劌微
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
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
於掌揜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
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漭訪鳥喙
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墻羊披靈

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
候由冬蠡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
謔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增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
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
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鷓鴣之翼
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
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
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
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
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
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蒞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
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
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
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駕
膏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
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
兩戴霜履水懷黃握白提清絜肥以赴邪徑之近易
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牘

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
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
趨悒悶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
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為作
懸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頹思
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
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
廣掃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
陶冶庶類匠成翹秀湧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蠹
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
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
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
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
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
塗玄涿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
和氣洽而嘉穉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
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
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

霄之上而整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蒞憲迷大者不能及夫受繩墨者無枉刻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飭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誠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鏹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膏粱姿姿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辛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溫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

抱朴子外篇卷三終

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榮蔚飭朱翠於楹桷積
無已於蔑價陳妖冶以娛心酒醪醪以沈醉行為會
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
芥口筆之平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
屈臨疑則生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譬
曠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
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
為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
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
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楹桷之
中而加青紫之官繞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
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吻愛
惡無時暫之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
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
緒巧善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
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
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

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養成之
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傳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
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歛之乎檢
括之中懷乎若跟掛於萬刃慄然有如乘奔以履氷
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寶象道教之福霍
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
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與勃
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明友師傳尤宜精簡必
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者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
術如仲舒柄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
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開邪
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
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
友之名無捨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友為損故其所講
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
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
勦鴛鴦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
校彈棊博蒲之巧拙計漁獵相陪之勝負品藻妓妾

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
踈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
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
為局促以昆明太液為淺陋笑茅茨為不肖以土堦
為朴駭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淮
嵩霍决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
窗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
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于絃
節之側或連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
於峻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
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滉漾
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連潭縱穉歌於清淵飛高
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援蒼鱗或結具杲於林麓之
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舟殿於尊章騁逸騎於平
原縱盧猎以噬狡獸飛輕鷗以鷲翔禽勤弩殪狂兇
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狀歷載而無已矣而
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
贊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邀遠

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
溺之中舍敗德之峻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
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
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决溢明褒貶
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
擗節執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已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招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斷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枉直以達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拵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蒞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又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

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連維城之穆屬使親踈相持尾為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過覲覲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覲駢幽之不守則覺巖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劔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壽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媪煦執秋霜以肅物訓諮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巖若閭風之渡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竄若玄淵之萬仞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雷霆之激響而不為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麗天而不以愛

惡曲其情宏略遠算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高岳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偽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爲堯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貴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耻及迷於朝過之塗虎賁以警密麟跂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文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祭則慮賦歛之慘烈遵放勛之麤裘隄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官識露臺之不果墜章華之召父悟阿房之速禍諾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姒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鑿操彤之杜伯推人立之呼豕廢適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珍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備愛則

慮袖蜂之諂巧飛鷺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欒激除蒸子之詔親放麋之仁鑒白龍以輟輕脫觀羸以節無釐防人甄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遏酒酣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鼉以勸勇避螳螂以厲武聆虻會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別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翻凌虛之用烹如簧以謚司原之箴折苑活以迪梁伯之美放丹姬以弭媿變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徙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耻之陶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害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抹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傾下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翽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耻之績射鈎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鶴裊化為駕鸞邪偽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

起乎泥濘刻銳載膏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矯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莅黔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及不酤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脩柯左社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極寒温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觀芝華灼榮甘露淋漓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箱丹甍逐於神潢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木之暴物無詭時之洞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履裘皮服山棲海窟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極負首還善猶氣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朝桃

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槽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鈞銘居摧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閤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水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儻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捐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為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

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厚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
基頽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
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無
辜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
為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為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
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
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璫才曲媚而憎乎方
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
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
貪污以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
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
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
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
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
覽玩弄藝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
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養誇責珠玉
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振濟而急聚斂勤政
弋而忽稼穡重蕪并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

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
數苦役而踈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鬪聚食肉靡
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
夫吉凶由已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
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
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鬻狗歸
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
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
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
樂故有憂奠之恤也削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
故傾頽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
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
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劔而
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颯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
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
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蒿
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弄而莫問猶
大厦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濤凌室而造船於長洲

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
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
轡而自以為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嶮而自逸或
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
有辛癸之沒弱局用責欽明之高齊哉念茲在茲庶
乎庶乎

抱朴子外篇卷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
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
百揆時序變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
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
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
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
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安上之民翰也先意
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體也必將
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
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
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
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實而不加乎
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夸而談繁進思盡言以攻
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
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約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

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已則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墮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羨張陳之畫奇追周全之盡規淮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絕爰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祗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事君則竭忠貞而不迴博噬干紀則若鷹鷂之驚鳥雀蕃扞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爲國况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戒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書以顯親託良哉於與歌昆吾蠢器能者鐫勲臯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耻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替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懷德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擯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

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替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入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飭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劍鋒家靡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直信偽親覽傾價不改其軌無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水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首獲之性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天之特不可總異官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冑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人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衝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彘倫數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付引轅若載重歎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既傾覆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擗官

可不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外篇卷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爵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足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霄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務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昔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飭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况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

抱朴子外篇卷六終

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
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
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尺氏切紂之崇侯惡來厲
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
於四裔擁兵持壇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
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
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
社稷永安於上已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
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
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
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
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鳥盡而弓棄
兔訖而犬烹况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是矣
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
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
去之雖日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
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宗豈斯人
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

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
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
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
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
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
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既重殺
生决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
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
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
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
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
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
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凌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
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
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
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便有此情者
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
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恭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

繡淵魚之愛菴麥渴者之恣口於雲日之酒飢人之
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獲之以為美談
以不容誅之罪為知變使人於怙而永慨者也或諫
余以此言為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
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
延年廷奏霍光為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况
吾為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
必安者須時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
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
已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
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飭巧
辭以搆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
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
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
伊尹干湯至于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
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之猶可也若乃李斯之
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
錯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
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
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水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
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澗涓呂之儔

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
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
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官理

抱朴子曰駟駟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
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
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驢馱斂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
鶩則轡急轆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
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踣於
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
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
大不能相受矣髻孺背千金而逐蚊虻越人棄八珍
而甘鼃龜即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
珎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
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
之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厦凌霄穎群棹之積輪曲轆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復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劔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宇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抱朴子外篇卷十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貴賢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翻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為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樂體蔽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面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

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抱朴子外篇卷十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寔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彝酒婦問三百委政仲父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批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棄乎逸足彘飛逐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遠遂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彝倫昔魯哀庸主也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

抱朴子外篇卷十一終

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違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殺出而燕壤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况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况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萍林飛翹車於河梁關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不耻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殺之者為竊位故公旦執轡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在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佞之造復丘錐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笞於保申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日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據宜

抱朴子外篇卷十二終

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采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劍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能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數成能得之者萬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發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眾矣仁之為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逮

抱朴子外篇卷十三終

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于百戰殪尸涿鹿
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
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
象天用刑箠極殺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
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合繩墨故無不直之
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
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
扇則枯瘁摠凜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
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蟬動不墊根植冬榮寬而無
嚴則姦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開
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
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
可寇行刑君為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
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
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患彌蔓而
下躪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
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群下不
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又立故

作刑以肅之班倭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
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
四罪姬公支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
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
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
全者大是以多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
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
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怙顏以勸之則投命者歎斷斬
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
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
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說峻而
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
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
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
人之用懷也善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
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碣之割愛以
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
御世之纒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纒策須更不可

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為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又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文始于毫末錯燧之火勺水所滅鷓卵未卒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颺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為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覆霜速水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拊心手望夷禍延宗桃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徃古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京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為安揚子雲謂申韓為屠宰夫繁策急繆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

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膏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之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蕪楚革可以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洗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繆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梟錯以却七國舞于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故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騫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耻族誅不能禁覲覲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奸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

構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沸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步擯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衿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願之搔背其為憤憤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耻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遥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梓瓦葺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中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王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墮囹圄能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培衡量罷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及乎天牧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

廷間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則足剝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甚有辜戮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詭文人主苛虐號今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已群下力競還為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沉之於漢或流之于甕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隣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私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雷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文樂不徙而且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檢_{虛檢}抗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

自傷為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絜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薙他計田之毒蠹歲於吠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

迪今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為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今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搗作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

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為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違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醜未宥遠人不欲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則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為酷害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雲亦以為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為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疑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鑿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洎有司是康是贛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毅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皂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已無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枕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頽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耻或輸自售之寶要人之書或父兄責願望門而

辟命低眉膝以積習而見私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焚絲引用鴛庸以為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度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晝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且兔之賢况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棄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瑄碌之輕薄人事以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梟鳴屯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偽榮顯則英傑落逝高概耻與鬪茸為伍清節羞入饕餮之晉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橈杌比肩

頌聲所以不作。嗟所以敷教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効力而莫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諍死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之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關官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勳。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奉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佳列有銅臭之嗔。上為下。儻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為魁儈。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

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技。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窄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偽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若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詘之。或變今漢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賸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豔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答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按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為利慾動。不為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

之博訪以詳之脩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銜
 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
 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
 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罪對之姦當令必
 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
 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以後轉不得
 過故君受昧巨流切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
 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今試用此法
 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
 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
 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污為罪
 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過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
 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
 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
 史亦將變為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
 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
 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擲人况
 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

不秀壻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
 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
 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
 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
 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
 闇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文士
 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
 今天下諸當在首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
 其為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
 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
 興而私貨必漸絕竒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
 或曰先生欲急首舉之法但禁錮之罪竒而且重懼
 者甚衆夫急變繁策伯樂所不為密防峻法德政之
 所耻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
 不可以救喝溺之急也務寬舍垢之政可以蒞敷御
 朴而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
 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
 濯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愁之自息也今與知欲

賣策者論此是與跣義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域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徃徃而有異况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塗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徃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社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况為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飭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為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坐列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寧越倪寬蓋霸之徒所以強自薦厲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

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為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且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狗髯蛇於華夏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當閣主者則雖諸經蕪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為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當者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望矣夫明君恃已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亦何耻於峻為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學矣案四

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今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雲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於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弃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已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踧躄耻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庭翕然譔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贖時行索媚動若積父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懊悻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

邪每為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
奔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
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已而徧徇高交以
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
獨立者為避吝跡拙以奴顏婢膝來去者為晚解當
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道遠往可慨者也或有德
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
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
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袁之徒乘肥衣輕懷
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為之倒屣吐食挫
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赤穢濁
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波雖赫奕刀尺夾乎勢力足以
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
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
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遠邈之不肖也哉余
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顏而不見者今皆追
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
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

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
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
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已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
清澄其行業所學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蹄失奔名
輦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
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釣才而
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
曩者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
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
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為寧作不載之寶
不飛之鵬不踴之蘭無黨之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
天之大舍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
其才處之者猶虧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
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託之而
悞者譬如蔭朽樹之被斧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覆
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
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

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崑崙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為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亮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謂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執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父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熟來冷去見過不改規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為盡不中交也率於為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為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為無此物哉亦直言

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滄稟訥駭加之以天挺篤癩諸戲弄之事彈碁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為殊不喜朝覲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就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甘心者少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駢競止其樗蒲節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其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率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充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為可臨觴拊背執手洎更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弃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寬

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衮龍之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濶寶瀆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櫜括脩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已所降結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鈞魚釣之業素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耻令譚肯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言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毀壞刎頸之契漸清釋膠漆之堅於是有意素情之網歎五備切或睡切皆賁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牲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鳴梟同枝麟盧不與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

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積而移有道慕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飭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故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為參辰至歡變為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亦無以徃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以救世為辱身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晉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矣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皇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乘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威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

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
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
當遠非類之黨慎諛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
粒以刺王食哉夫反之為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
故禮義之所弃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備闕

抱朴子曰騷於破切鬻駿馬也能奮鬪筋以絕景而不能履
水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
凌虛鴻鷲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
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
必能兼百行脩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
絮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
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枯淮陰
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杜稷之馥
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弃所長則速濟
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
勲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
不能攝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擣齒則松
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
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
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實鮪

抱朴子外篇卷十六終

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將生情慢於百里而獨安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濞紂非矇瞶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鈞時移俗易物同賈異譬之夏后之璜襄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世人之良幹乃闇俗之罪人也性者之介絮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遠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責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痂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刼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鑿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沉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遇况

抱朴子外篇卷十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八

乃潛於臯數乎孫臆息騁其秘略而司馬刑之韓非
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晉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
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
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至石易
別於賢愚愛賢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

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况乎難知之賢非意所志
詭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
繩墨之容夜探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
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

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王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王矣以
賢為愚者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王未有傷也以
愚為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
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哉悲夫莫之思者也

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
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
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
貫獲不能抱也白雲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遺倫之
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

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
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為不御而息唱以競
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徑而剗節於流
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鑪不
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抱朴子外篇卷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
 相忘外不飭驚息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誥
 樂以忘憂晝寢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
 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軻如權右之
 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
 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
 赴道化霧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
 風之迹活之則收不背之賈躡之則超在天之舉耀
 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勳陰當已聲揚罔極故
 尋伺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
 枕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鷗之翅未之及也况乎
 寢足於大荒之表歛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迅以尋
 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
 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
 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

順流而頽歎眇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遠量
 舍英偉以邈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稽
 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噐不陳於瑚
 璣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龔俗之地
 鬻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躬神崇
 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墨之端躬困屣矣之
 儉神勞堅高之間壁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
 於沓唐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埋賢之珍哉夫龍
 驥維繫則无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
 刃鱣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
 穴升利見之塗釋方庭之獨潔曉一鼠而遠寤越躬
 谷以登高襲舟藻以改素競驚颺於清晨不盤旋以
 詣夜收名噐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相成一介之夫
 採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
 芒眇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綿乎力塵之
 會迅逝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
 敗匠流末者未若擬冶元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原
 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

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滓涅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漭納行潦而潘壑渤解吞百川而不盈鮪鰈踊悅於泥滓赤螭凌厲乎高冥罽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塵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王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涸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熅而修鳴騶駮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沉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銜為不高女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鈞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簣苦怪切籠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齋而紆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穡德以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

之宗其動也則為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且免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薰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擇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鳳曰鷄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常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千之售多失干上辭聲毛我則未暇矣

抱朴子外篇卷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
 滯號發得志名不準實實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塞
 者為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鞀磕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聵哉心
 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
 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
 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
 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
 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
 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
 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挿株
 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
 有枯楊之瑚筮窮谷多不伐之梓椽也是以竊華名
 者螻蟻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
 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

犬羊獨行餽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為勁羽

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

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

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

汗言繁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

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

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

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吸引而柴正路

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地而負乘之群興

亢龍高墜泣血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

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揭蓋

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

至於鴛鴦矯首於瑯瑯琊輦駭驥委牧乎林垆彼已

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寔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

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

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

汲於擢奇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

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

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柱稷之重。故能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鑿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眾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則刺之。猶未愴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巍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渟嶽立。寧素身以守滯。耻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恨也。安肯感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歛垂天之羽。為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

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鷄。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問。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褐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辯。不答也。脅有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耿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尚。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齶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鼓戰雷靈之音。靴徒刀鞞。奴務恣。喋聲高之響。芳蕙是夷。臭鮑佩御。玄鬯傾弁。而不羞醜。酪專灌於圓立。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鑿

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滄海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廬而不擊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賈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颯騰俊民直知已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駉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據符彩之耀擘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康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藩棘矢而望高手乎渠廣策疲鴛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志良才而欲襄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冷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叅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為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其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為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以多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痺則悟美王之在山觀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方死日月蝕

則識麒麟之共關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
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騷騷之
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匕首雖未
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鷄敵有凌鷲
之貌舟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
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
賊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
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
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
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衆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
玄德之見孔明啓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
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
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亨則師仇季知止學舍
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技茅李偉奇孟敏於擔負戒
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
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
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閭校始終
於信効善否之驗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

物了不可知人挺無形埋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
非夫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
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羸瘁者不必
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
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
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
衢而不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不能識螳蟻之音
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
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尅志行之誇隆惟帝難之况庸
人手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脩其本殆
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為工
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
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
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
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為
此久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
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
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

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
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
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情
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如未論必俟考其操蹈之全
毀觀其云為之好醜此為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
歷於丈尺除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皆
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曷而
備體澄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厓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為蹈脩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蒸嘗於
存亡保髮膚以揚明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
已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嶮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
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絮於勢利者清人也
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
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擣銳藻以立言辭炳
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列騁干戈以靜難
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一終

銳乃心於精義吝子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己任者篤人也繁皎分以子終不遜厚而苟免者卸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惇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疑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兇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眾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嶮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譖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踈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

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塗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害人也飭邪說以浸潤構誘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復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尚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覲利地而亡義弃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艷逸而心蕩飭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悖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

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殊真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殺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己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飭玩之誇靡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脩尚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本步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嚚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嗔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也事曹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弃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

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偽或相似士有頽貌脩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辱命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炴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溢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則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辯清銳巧言綺辭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度言恪而神䟽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奉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

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為小勇踴躍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為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絜志操清冰霜而踈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居已梁倡受任不舉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為忠於奉上明於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恭蘊絮笏謙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自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

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驤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砥^{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鷦鷯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精煙薰之凝雲氣故今不謬者尠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唯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存高莽宰詔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綏也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二終

弭訟

姑子劉居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
 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
 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繫幣親御授
 綏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
 喪既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議
 也豈有先訟後婚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
 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閱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
 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
 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
 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
 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
 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
 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符以此
 而易無耻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偽固難間矣誠
 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

次承聞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
 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
 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娉
 倍貧者所憚也豈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
 能富殖助其裨娉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
 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
 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
 忍之大恨所謂愛其_子儻_宙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
 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欺忍而不忿然
 矣况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
 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
 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之意之威
 恃可數奪必惰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
 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
 之良精而不關次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
 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自
 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
 所不憚况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

人為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

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睡五懶魚計二切

恥在懶在計二切成怨又喜委衰遂盛翊冷趨熱此法之行

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

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

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遠行

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

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

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

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

淫聲也惑鼻者必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

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音畢惑則或承之

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不

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抑情也劇

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纒之乘奔故能內

保永年外免累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

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

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

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

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

之惑之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

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熟渴

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酒音其初進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

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

義日未移矧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

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

濡首及亂屢僂躑躅舍其坐遷載號載女友切如

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烏格切獨笑或無對而

談或嘔吐几筵或值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

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逢重者逢

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

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庶耻之儀

毀而荒錯之疾發鬪甘之性露而傲佞之能出精濁

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客庚切谷而不憚以

九折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踟躕雖墮墜而不覺以呂

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凶管為命切於

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劍鋒乎熾火烈於室廬摺寶

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暴害於士友襲嚴主以

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

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

賤悖慢於耆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已

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

搆瀝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火凌長則鄉黨加重責

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

能堪矣計數深冠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湏臾

結百痾於膏肓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

無自及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貽人所不免也其為

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

於能否料瀝霑於小餘以稽遲為輕已傾臣注於所

敬殷勤勸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

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

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

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

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沉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正矣夫

風之為疾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

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孟仰唯荒且切天墮俯呼地陷則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

用身之如此亦安能借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街孟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歲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薄行切擊也徇者相辱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飭路遺依憑權右所屬更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壘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

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手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儂姦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圍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勳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瘕痼况於酒醴毒之物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重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飭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

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露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不覺颯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情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

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况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富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贍之富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圍師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醪悅殺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

得所長筭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殺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頹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儻類飲會或踣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搏捕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襦紈袴
 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
 專以醜辭朝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
 駿五駭切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僞俗之近人慕之者
 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颯甫運切風朝
 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性者務其不深焉
 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
 耻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
 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蔽聯
 由切蔽扶發切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
 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也猶善於依因
 機會准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
 不傷不裨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

人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媸其於宜絕豈
 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
 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
 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
 陰私相訐居謂切者有矣昔陳靈之披矢管氏之泯
 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箠辱之主三緘之
 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廢
 斯言之既玷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詭調
 以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
 倨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
 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
 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
 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職深切
 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替善面
 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
 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
 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
 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借老之慎不能救一朝

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劔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群輕所以折勁軸寸颯所以燼百尋之室蠹蝨所以仆普下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踴躍洵洵之如彼今人何其愴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餘貶貶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耻也安忍為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為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朝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楮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詬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對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耻於分塗撥策長驅

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撼蝨嗚呼悲哉此云古之早而不可踰推陰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為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壇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曾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為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詰則如妖恠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群也愚夫行之自矜為豪小人微之以為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為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方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

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滅已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殺至降霜則殄矣佞椎亂群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傲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睢鳩實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况於他乎昔曾女不幽居深處以致危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純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金帛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詰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暉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晝夜而反游戲佛寺觀視漁畝

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孟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劇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為澁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群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籬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脩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飭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居戮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奄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泰誠為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情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詭文君之動

心載號載歎譖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况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夔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隄內讓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鑿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為君子背之者為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列猛火於雲臺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帚孽過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繁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况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為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為

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其於信已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戲以楚摶或繫脚倒懸酒容醜管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鳥目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為鄉間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為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筆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表高視遠眈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噓於閭巷呼請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

佞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逢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襲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聞聞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躡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森摺無復庶耻以同此者為秦以不爾者為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朝族以叙歡交極顯以結情款以傾倚申脚者為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朴駭以室鎮抗指者為勦今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為摺答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錐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請傲狠明德即聾從昧冒千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

廟之大禮郊祀掃捨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曆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悅悻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已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水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終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廢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于攬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地
 蠃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刑貴性厥初遠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整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于三千蓋檢盜
 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
 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
 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察惰慢已及安上
 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
 水雖暫假息然枯槩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覲然
 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武干木銳寇
 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般函襲嶮
 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

乎安可觸情喪亂日久風頽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
 之俗成近人值正化之崑後庸民遭道網之絕素猶
 網魚之去水鳥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
 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
 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飭無常以同為
 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肩遠方皆半
 額也余嘗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
 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
 違衆哉誠以為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
 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
 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况於在其父母之鄉亦何為
 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本
 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
 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
 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况
 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効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耻
 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
 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今忽然無復念

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避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啕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飭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為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緣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毀溺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人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人之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壬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為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為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歛迹僂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連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宴密集管絃嘈囂後肩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有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為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

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復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辟修倖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畜夫為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貴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逸務在皮膺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為凡情夫非漢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蟻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雖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肯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躡屣或濯脚於稠糞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為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踣自病得失財

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况不及之速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分發見者咸羨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偽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眦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閭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敗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

知貴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
凌遲流遁逐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
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栢其行使
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彼闖茸之徒以
取容於若曹邠去道彌遠可謂為痛歎者也其或俄
然守正確爾不移不逢轉以隨殷不改雅以入鄭者
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
而不數之差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聽使以允亮方
榜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
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
此獨立不達亦何若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鋪糟
搗泥割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卸士不能使
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
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
決勸沮不能于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
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蕩浮以
索鑿柄劬乎禮之所弃者之所為哉抱朴子曰聞之
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者

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縱肆邪僻訛
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為使
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
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
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
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
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
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經濟之資或
佻竊虛名而躬自為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
之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
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
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
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飭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
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
赫奕矣此較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
者有幸而頹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
八達者愛助附已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
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

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
論薦則蹇驢象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
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
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
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八

晉丹陽葛洪維川著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
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最役於是
乎出調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
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
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
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
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
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
能用也等亦時有快者不為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
者寧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
譽懼風績之不美耻知己之謬舉歟矣庸猥之徒器
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止無足在
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
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
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七終

豈難六哉

為群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燧千文之波漬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選之者既不為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闇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酒者矣或有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寇賊興其發聞真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令跛蹇廁騏驎冒昧苟得闕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驚蕩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翻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說政則窳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璧哉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濤滄之方江河螳堙之非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宄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洋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嘆嗚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為

神今世所著為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為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為煎燂之盛膳滃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閉百伎不可混為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

不彫飭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刻錫麗而且堅未可謂之咸於裘衣輜駟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推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為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為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為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為貴但當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捷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為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蘊莛博採童謡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決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讖奔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為喪亂既平朝野無為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馮著使刪定三

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解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官室專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泣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不苛矣拜伏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叙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施用今五禮混攙雜飭紛錯枝分葉散重出牙見更相貫涉舊儒專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路之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决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

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屠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洽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手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新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添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皇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蒿獄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與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間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微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圓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驪駘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濊隘之中挈瓶訓話之間輕奇賤異謂為不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一終

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鑄
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
會而交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
之細文忽薄滌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駸
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
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聘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
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
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為餘事而吾子不優崇
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為有事優
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
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
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
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
然則著述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罕高
之格是可議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
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
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末促屬辭比事之疏

密源流至到之脩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
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
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
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
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
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邳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
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兼
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驎有邀群之價美人
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
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
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為稱大人虎炳君子
豹蔚昌且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
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
雖賤猶貴犬羊之羣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
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
生於庸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為德行之弟
未可呼為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為多不及古文章著
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

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
 之古人不必悉載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闕
 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
 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闕
 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識其味用思
 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
 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驚蹇患其
 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
 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
 精以其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
 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
 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為虛誕力侯切
 誠以為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
 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
 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
 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
 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超群之人猶
 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

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
 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
 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
 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
 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剝絃者諒有以而然
 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漢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躡踏背憎即孽從昧同惡成群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登筆矜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重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士以由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群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干時率皆素餐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飭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藏麟虞殖枳棘而剪板桂於是傲兀不檢九轉

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峻懷整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憲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狎突萍鷺驕矜輕佻者謂之魏我瑰桀嗜酒好色鬪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游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朝弄嗤頌凌尚侮慢者謂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委適倚權豪推貨獲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者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葉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飭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變馬弄稍山角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疑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嚴關退則

端誠杜私知無不為者謂之闇昧徒苦夙興夜寐退

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為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

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伴愚疏賤者奮飛以

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肯吐其秘筭勇者

不為致其果毅忠寒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

遏也偽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

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

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救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

煙起於蕭牆而颺焚徧於宇宙濤隙發於膚寸而波

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杭於一葦勁銳望

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荐於左衽掠

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為狐

兔之藪象魏化為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

難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

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
改絃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積首
之爭每而忘同身之禍笑蟻虱之宴安不覺事異而
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
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挽
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
漏賁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為右匪富匪
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財有力
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
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存鷦因
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駕鳳卷六翻於叢
棘鷦首滯潢汗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
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捨遠之忠退無聽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濁於泥濘莫覘尸
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為蠶織以威福代稼

穉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群鳥爰止叱咤疾於雷
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
飭羸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稅僅僕成軍閉門為
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
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誓實有安昌董鄧
之汙雖造賔不沐嘉音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故而
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
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
士也葭葦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
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謹案之所置而處機
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紙
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
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
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為奔
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
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
見獺即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
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駑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

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奈何而欲與之輯熙
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
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縛鷄鶩而崇鷹揚之
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倭
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殲奪亡徵著於日月而
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縠而不以
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諍獻言之邪
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
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者之源而忽
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
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
然水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
起續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鷄首聯天理物光宅東
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楷侯
切盈庭蕩蕩魏魏格于上下承平宇文因循甚易而
五絃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蒸已之逸下不聞康哉
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而不躍麟虞翳於冥昧
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吉凶陵谷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守堵

易所殷雷鞠磕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
 王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其豈他哉
 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
 高概遠量被褐懷王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濔
 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
 樂天任命况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
 死乎甕牖安肯銜沽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
 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楊雄亦居困否
 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皂白混焉時乏管青
 騏蹇標焉磻磔積於金匱瑾瑜委幸溝洫匠石緬而
 還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
 將見吳土之化為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
 耳而孫氏輿觀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為來戒
 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
 國惡纖介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
 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終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潜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
 堵土以葺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矣有年飢色在
 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虛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
 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
 政躬稼基充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
 進則侶鴻鸞以振翻退則參陶白之理治仕必霸王
 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料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
 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狡斃柘之千倉積
 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游畋入侯服而玉食而先生
 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蹶塵重陰則滔天凌丘陸無
 舍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裨糴曠於圖廩新爨廢於
 庖厨怡爾執待免之志淡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
 之事必見於丹山之困可立而湏人為子寒心子何
 晏然而弗憂也夫親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
 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乎

何先生未寤之乂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衮冕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於四郊躬田畷之良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蠹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不可以一概杞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閭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濱汎滄海者豈暇逍遙於潢沔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鷓鴣戾赤霄以高翔鶴鶴傲蓬林以鼓翼沔隆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勿用手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馮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孽孽於為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

通於岐路有為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間於居約且又處壻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參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璫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讖之以惰懶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為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褊埔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徃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為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為群望之宗蛛蟻屢移而不貴禽魚饕深則逢患方將墜九典之蕪歲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也為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

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仰
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
唯之績者不以窺園消目子以臭鷄之甘呼鴛鳳擗
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
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
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群時人憚焉
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遠衆遂令斯生沈抑衡
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
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窟繩樞之蓬屋進
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爇倉廩空朝不謀夕於
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
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
知變智士驗乎不墮故范生出則城吳霸越為命世
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天貧在六極富在
五福詩美哥矣易言聚人垂餌香則鱣鮪來懸賞厚
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龍曲逆所以下
席靡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
囹圄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蒙

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
根切良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祿羞爵
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
萊色邈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驎以代徒行之勞
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
絳於脩木之末雖自以為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
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
象龔滔天猾夏放命鴛鴦星馳以蕪路豺狼奮口而
交爭當塗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復徑純儒釋皇
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評崖篚
實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
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濘幣幣濃者
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奔林垆黨援多者借驚
颶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鼈以沈泳夫九泥已不能
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及流遁之失正今先生
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文
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
計疏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

瑰質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磨好爵
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
為名乃黃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荅曰六藝備研八
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擣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
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願靈外萬物而自得
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
言而麤感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肯
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
知商販可以崇寶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顧
兔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
也萬鈞之為重衝颺不能移蕭韶未九成靈鳥不紆
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
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塗乎寒驢之群大孝必畏
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
故唐虞捐金而坻壁明哲消禍於未來智士聞利則
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孽孽於潤屋勸隋珠之彈
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
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葦若乃焚輪傾巖木拔石

飛陽侯山峙洪濤巖巍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

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

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

匹夫枉死於懷璧曹狐召災以美皮今吾子督余以

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醜酒以獻酬非養壽

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肆為鍾

鼓百家為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

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徃何貨賄

之微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舍夜尤者速剖

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

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

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仁明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

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

有明而兼仁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

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

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

蹤也蛭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

著於啁噍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噍也然赴阨窞而無猜入罟羅而

不覺有仁無明故並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生

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

飭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安序等威以鎮

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

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心不

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

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

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六終

校覲敵棘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為而至鑿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偽真神亂朱紫魚筭不分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泣涕以滅親石碣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為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責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襄六國相吞豺虎方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子孟生方欲抑頓貪殘殘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井言云

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為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又視之道乎且吾以為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今問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唯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斯則人人可為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杼為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

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為仁在於行行可力為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八

晉丹陽葛洪維川著

博喻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鑄銖鍊秀濤膏必始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程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黎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乎

抱朴子曰闕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是以君子恭己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抱朴子曰衝颯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技毫火鑠金石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七終

而不能耀烈以起涇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為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燼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鷲鷲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隙勝之技來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並任則駮駮與駮駮不異

抱朴子曰噐非瑚璉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鶴鶴倦翮猶不越乎蓬秋為雛徐起顧眄而矣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悔極則清輝辰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紫鱗九淵者凌虹霓以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

薛憲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極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

困辱而著入秦之勲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結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商臣小

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銳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悒以疾其超武

安功高而范雎飭談以破其事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瑠璆之飭是以比干

匪躬而剖心於情忠田豐見微而芟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高不能康庶績

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抗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達仁捨義雖期願不足吝是以下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概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在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水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

墨翟以重繭怡顏莊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

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憂

抱朴子曰餘腥鷄首涉川之良器也權之以比狄則

沈漂於波流焉蒲稍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

則傾僂於峻塗焉青萍豪曹劍鋒之精絕也操者非

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

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猶犯過死之重

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刑責牲畜蚤蝨之

負屨雖奇命不得為仁義

抱朴子曰謗讒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

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水之遺冷重鑪以却

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抱朴子曰明主官人

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

非所堪而虛任猶水椀之盛沸湯葭葦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為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為壘

夫設高唱遠謀不為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

欲怨難而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

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刺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

好屢變以偶俗猶割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蹠以就襦

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脩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

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

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

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鶻無補栢木之妻列膏壤帶郭無

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績綈紘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

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繁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

可推之緒得之未朕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為絕倫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反鮮吞舟之魚不能含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胄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繫縛復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悟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襲於雞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尚老棲峻以播遯世之操下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抱朴子曰浚井不滌則混濁滋積嘉穀不芸則蒿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閔實繁講肆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胃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飭以增麗

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飭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為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抱朴子曰繁林鬱管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即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繩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吕梁凌波涿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聞則義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延燎之輝舉則奇士扣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不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而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翁鵲萬麥冬生無解異發之蕭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減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

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鷙禽以奮擊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萑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戩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彙傾角猛虎為之舍牙千禽鱗莖鷙鳥為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而不能遏諍者盈路子產而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呼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貌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孤鳴皋呼世忌其多是以俊又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詭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難鄭旦毛嬙颯迅非徒驥駟驕驥立斷未獨沉閭干將是以能立

素芝葉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掩枯之仁者不必西却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鵲巢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鏞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替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銘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搏斧之蟲雖踈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道遙天荒之表故無機筭之禍靈鷄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罽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充手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

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
枉英遠之才而認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
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
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孤議治表也

抱朴子曰驚駭危苦於峻峻之端不樂嗚呼之役吉
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
易鹿臺之富子庶不以困匱買銅山之豈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
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繁爛非隻色之功萬岱之峻非一簣
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勲
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蟄無
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臯繇喑而與辯者同功
晉野瞽而與雖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言未必副
其名故鋸齒不能咀爵其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
音竊鼻不能識氣金目不能據望舒之景牀足不能

有尋常之遊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之職養由之射顏子
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
目識勝負不能微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陰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巔滔天襄陵者
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勳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策
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濤滄之
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風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螢燭值之而
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
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
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逸才受之以覆鍊

抱朴子曰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為華集乎
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為二物之計未若
棲鼠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
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遠雞鶩之禍
抱朴子曰徧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
是以難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諳識夜半不能

極野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
螳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
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討蝗蟲伐木以殺蠹蝸食毒以
中蚤風徹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賁珠出乎
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
以祖橢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
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適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
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鉤沉曾舉且抑而有

獲同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後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藏於
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鱸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

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絺扇發登危陟峻則輕舟棄
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
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
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草之汪濊
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
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
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
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榮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屬
四環至自少唐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
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
之徒達人偉士不變較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擯甲纓曹非廟堂
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
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废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
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

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以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妙不以蠶織為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違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斷之材谷繇面如蒙箕伊尹形若稿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籍孺董鄧猶錦紩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飭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水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隘不能消雪山之凍颼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磁磻以攜景沉閭孟勞須楚砥以欽鋒駟待王孫而致遠今質俟隱括而成德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飢渴而不顧龍委於危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薦秣於濯龍之廐是以

撥蠅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遊止異歸故渾象算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改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時靜作鎮是以宋墨楚中以載馳存國于木胡明以無為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檄者羨牛鼎食杖策去幽者形如膳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騷虞側足以蹈崖豺狼掩群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冷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赤鏑沉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

不害凌山之流奢僭不可以棄夷吾奪由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擊雉免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

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援狝與籬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鋸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

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之歎於處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荼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

靈祇而儀翔鳳矣含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惰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繁抑淵濤則遺愼

悶之心振耀宸衷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

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論士得失在乎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

公者斗筭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群則彼龍后謂為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駢逸而為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為有國之賢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紲於憂責哉有用人

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狗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燧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

事烏獲運新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眀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

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蕩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

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瑤山積不能無扶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備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王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群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魏我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養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尼沉愛而與進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廣譬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控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寬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群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輅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涸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決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識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

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絰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
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
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
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
赴陔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
士不能撓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萬華
以藏疾為曠比漠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
教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鱗角鳳爪不必為
鬪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
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

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
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

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

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祥
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規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
觀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

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
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益不如全用之甦埴寸裂之錦
蔽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

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
若廟筭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

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覬虎
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莖蹙於此
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

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
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

傷故秦始皇城遏胡而禍發幃幃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為奇役御者以合時為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鵠走干戈興則武夫奮詔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修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波而去繁柯敗源失本匙不枯汜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派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賁濟事而鎊為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絲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衝風謐氣則轉蓬山時脩網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

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孟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晋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鼉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柯葉舍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觀機理於玄微之末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辯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汝之福善泣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闇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

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彞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廢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劔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減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飲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覲覩。

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為應龍，狐鴟為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駕轅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舍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彊矣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旣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乎冗散，此蓋華

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挑蟲綿駒吞聲則與喑人為群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為伍故鯁鯁褻絳虬於淵濤鴛鴦黠駿駮於垌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統於泥渾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為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觀盈文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陵凌風蹈雲不蹶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遂激振塵之音不

能無噐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耀之宵焰不能使萬品程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而丸朝為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抱朴子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

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可縶雲之招撥禽雖瑠瑤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飭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籠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豈則昂俎承之才小任大則

泣血連如桑霍為戒厚矣范跡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飲山峯之鹿驚風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萎羆虎蹊闕不能威蚊室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聞矣

抱朴子曰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危我身也聚蝎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非虺蜥所能招也颯風為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王帛幽求則丘園之後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侈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弱箸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肯為銜鼠之啖天玄蟬之繫飢不願為螻蛄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颯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叅園思慮有捐斤之數伯氏衰期有剗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鴉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奮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或以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緡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筭誘者必麟虬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濇處貴者矧怨群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抱朴子曰凡木結根

於靈山而匠石為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為之息網畧蛟集鷹首則鳳鯨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憲長譚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鈐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木不能救八藪之燔藝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廷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叙英俊孤任足以令

庶事振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栢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

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躡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鞴轡而不能致音千龍聒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疑水慘慄而不能涸款凍之華朱颯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殲弩危機嚴鐵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閭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勳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

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飄解所校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舍金者焚爨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遠絕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竊赴焉美名起則謗譏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將琬敗績於百里而為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

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飭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未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為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待疏也猶密則不怒之怨不為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化不弊風教不頽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沉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曾列播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鑿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實真而罰偽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錐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為帝王而僕豎不願

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問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為政七一餘載然後景星攝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爾乃墜奎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樹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頽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枚憂為厚樂之本暫勞為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鈎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龍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鶴立之

夫河涓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及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沉故哀藻之榮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凌之清音不能快楚諫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跣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倉粳饗饗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讎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筭曆之力
 春華榮煥非漸染之采蔭惠分履非容氣所假知夫
 至直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
 歷觀古今屬文之象眇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
 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充諧者作珍乎
 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輔載文物殊而
 五色均徒開遊有圭質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
 曲大苞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
 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枚骨腹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
 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脩短雖並屬文參差萬
 品或浩養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
 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聞於自料強欲兼
 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唾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

愛同憎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
 賞苟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眇知忘味之九成雅頌
 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
 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未逸者則
 羅網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絆於龍罩之
 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速則進趨
 有遠近篤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
 一口乎不能怪風俗之流遞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
 路賤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為有糧之用蔭蕙不救
 水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
 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
 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
 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骸迥弱也繁
 華曄曄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
 測人事繁細而不決王道无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
 言貴千載彌彰焉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循本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魏我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蠶豈其墓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蒞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僉虛譽猶狂華干霜以寒暄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罔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凌近躑躅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闊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應朝

抱朴子曰客朝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符俗獨徃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與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餘於曾間伯陽以道德為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其愛軒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變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為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宜質非潛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

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拔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脚剝土梓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噐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飭外形為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為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偽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忝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磔礮流遁之間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鑿籠天地之外微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大可為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教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

王不能賑原憲之貧觀樂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儻天不如三寸之車鑄管青鑄騏驎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
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璣以寡為奇磻礫以
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
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蕪相累表而乍出乍入或
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
汝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
窟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
識三光之晃朗游潢澗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
丘垤之位埤不籍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
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為富者以其
包籠瞻闔舍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
無取乎宋壽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
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顛無扶桑
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鼇首冠瀛洲飛波凌

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竦於都廣沉鯤橫於天池
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
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
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
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
之下荆華之顛九負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
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
夫周公既繫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
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
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
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
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
而錦繡麗人音諧而蕭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辯積猗
頰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
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為知者珍書為識
者傳賢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
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微物不可勝計而不損
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君

之瑣雖有分毫之瑕暉曜存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為言者紙為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為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絕而棄其文是治珠鬻而刺眼療濕痺而則足患美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添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而學者專守一業游并忽海遂躐躐於泥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囿子書彼引玄曠耿逸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遠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切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為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亂精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或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偽顛倒玉石混較同唐樂於桑

間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述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述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鈇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舉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撥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既馬千駟而騏驎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般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被六甲出於靈龜之冒文之所在雖且貴本不必便跡末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正郭

不必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蟬石雲雨生於膏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
 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蟻
 螳怪其無階而高致鴛鴦驚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
 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
 測無涯始自駭亂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
 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
 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蕙城之
 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
 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
 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
 人也

抱朴子曰嵇生以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
 學無不涉名重於徃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
 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
 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
 樞機之玷亂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
 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
 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
 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
 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
 用且好事者為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
 見隄慕於亂世而為過聽不費管者所推策及其片
 言所優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
 之集竒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
 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直隱也蓋欲
 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五終

害確爾則非所安彭倥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寶說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劬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是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書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發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其魚也况可冒衝風而棄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卒歲案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辯審矣法當仰膺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秀韜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人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衒耀亦既過差故名赫赫受鏡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水泮草

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狡弊匪遑啓處遂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綾之容輅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貴為秘丘之俊民而脩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然之塗竟無有為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為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驥斥鷃之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鷗馳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曾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衒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劬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天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况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為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

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援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空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宜木之中梁，枉而終不壅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辭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徂生又曰：林宗存為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頤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辯訕上，謗政以為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有汝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

賢之行，徒或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重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宗私議以動衆，關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兩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為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

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為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為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學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為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為某兒呼孔融為大兒呼楊脩為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徃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鬼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墮顛懷愴哀歎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盼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耻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提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授荆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終

州牧劉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為了不中芸劔乎惜之也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此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為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為曹公名為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相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為暗書之末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

能幽翳蒿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齋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嗾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為之主任荷之足為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鈇鑿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害此乃衡情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戮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者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為古者無君
 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
 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夫彊者凌弱
 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
 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
 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
 無名為貴群生以得意為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
 投鵲裂翠非鳥所欲促促銜鑣非馬之性荷輓運重
 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直伐根之生以飾無用
 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
 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
 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何無死也讓
 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
 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
 無臣穿井而飲耕由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泯然

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筭無辱山無蹊徑澤無
 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
 是為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鱗群遊
 於園池飢虎可獲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
 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于戈不用城池不
 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
 胃機心不生舍鋪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
 飭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為坑穽降及杪
 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
 飾絃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禁掖傾
 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
 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
 本法崇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
 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去奪之塗開造
 刻銳之器長侵割之患怒恐不勁甲恐不堅舒恐不
 利戚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王不毀
 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
 人辜諫者脯諸侯蒞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

惡用包烙之膏若令斯人並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開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泊俯仰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穴窠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死體廣履稷梁嘉旨黻黼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匠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收漁或贍辰而鑄燧或嘗舟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

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化成大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攝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董蒙機心不動璧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為知而不為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唯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鱗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田風三隼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今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為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為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闡哉雅論所尚唯貴

自然請問夫識毋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及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載棄鼎鉉而為生腓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為飾不用衣裳逢女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况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肴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茅可以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群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肝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謹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宥有犯無赦形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愆猶懼豺狼之

當路感彝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獄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而冀家為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焚而御奔馬棄柁槽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多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墮崇寶皆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繆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曷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鑿顛於下臨深復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孽之不虞故

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巨橋之粟莫不惓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枕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蔡弓矢猶以為泰况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披葵雜囊為懍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為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後家無輪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探枝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軸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為非焉衡量所以檢偽而邪人因之以為偽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

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桷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邪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為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為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綺古之為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群生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高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王食之明禁管業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

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尤無之用厭無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為君也摘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跡食非服方之監門其不沈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鏤黃白之鑣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瑊瑯於絕域搖丹青於嶮漢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殺帛積則民飢寒矣

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肅宗奉祖廟祗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枝之路且案

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最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師百僚以籍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歛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制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復畝與太半但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廢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踈猶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人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罪於是乎生

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餒使人智巧後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當者無知止之心責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為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昃旰食料何為懼禍及也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竦指天日以自喻秦始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鶴莖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憂倫叙怠荒則姦宄作豈况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竒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攜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合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鳴喈於阿閣金象焯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詛遣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何者鮑生謂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湏王母之環以其為當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為太平則上無竒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蚺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太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蠱寡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儉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

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
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客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
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
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
何必日用哉蜂蟄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羅
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
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
冑旣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旣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
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
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荅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
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蚡蚩之不鈞豈楚之反兵
起乎一株之桑葉飢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
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豪析芒受
戮者吞聲而歌德則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
之時也昔有鯀在下而四嶽不敵明揚及陋而元凱
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板築而躡玉堂或委
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上將伯栲達讎人解

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
于時有君不耶又云由蕪厚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
田之蔓章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尼運
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
首食謂之民夫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
我使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
陵之陂而積穀為山叔教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
造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
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無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覘韜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未軻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緡可謂善料微景於形覩堅冰於未霜徙新曲突於方熾之火纒舟弭楫於衝風之前瞻九疇而深沈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若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彙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身退慮勞大者不賞役免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鑿彭韓之明鏡而念抽替之術覩越種之閭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脫兀悔

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較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許於垂會或唱高弄而受咎光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烹起之害故有踴高踏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重骨乎無辜樂毅乎齊伍負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城家以佐命桀不移唇辱以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禍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斯桀將速身禍救詆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鴛鴦離徊翻坑穿穴蹊則鱗虞歛跡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遺慾為謀者猶宜使忠况自為榮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華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和進

志退斯之以乎夫莢奔而止者豈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沉溺美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及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暴之際議治表不於群狐之中古人佯狂為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前感以吞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水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為為一豈有斯患乎又况乎揭日月以隱形散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為此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為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

性矣况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豈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墜碎而為齧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讎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喪敗居此地者不亦榮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蕙舒於華第艷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燕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探菱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醞醑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游果林之丹翠感蕙圃之分穫文鱗灑澗采羽頰頰飛繳墮雲鴻沉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旌雲尉麾節翕赫金口嘈囂戈甲瑾錯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重窮游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詭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取然意適台人謂伊呂管安不足筭也豈覺崇替之相為首尾哀樂之相為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

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叙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為憂滿而不以溢為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繁滯其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已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潜知命者何恨於卑率乎故沉閭淖釣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那華紉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海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蒿俗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兔足因表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俊發春而表艷棲鴻待衝颺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鯀不登庸叔牙

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褒直賴平仲以超踔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繁之孔明公瑾首虎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決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歟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為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東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歎哉免乎斯累也又况於有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群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非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勲澤不加於生民度上之珍鬱於泥潭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藝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

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耻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并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伯先生者齒在志學齒已窮覽六略旁綜河雒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為城池以機神為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脩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迷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伯先生荅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甄陶以盛酒雖美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

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王之堅金之剛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疏訖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今故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屠脩堅白無用之說訟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洽邪學或與闇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為不識者吐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秦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椎肱抵掌斤斧缺壞而繁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頽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五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自叙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為姓焉洪曩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北上書文為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矣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為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族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後

國人何以為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文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友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為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東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邊壇場天之所懷人不能支故主欽君九有同實君以故官赴除即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臧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為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

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
晚為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
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露密
勿疇爨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
讀乃有筮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
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為
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之紙每所為又覆有
字人少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
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
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睹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
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
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
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為傳授之師其河
維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
宮三基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
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
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人用之事向出身
情無急此以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

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
以來群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
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
半道而還每興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損
之又損為乎無為偶耕教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
於是日沮矣洪之為人而駸野性鈍口訥形貌醜
陋而終不辨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縷縷而或不
耻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
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其於守常不隨
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
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
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
不好又患僻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閉居
守靜巖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
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
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
蓬莠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為意遠
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長

至於帛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閭至之密洪以為知人其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死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為此見憎者甚殷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為傲物輕俗而洪之為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為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身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

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乘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換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為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或齋酒餉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荅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濫名之偽行非廟廟之遠重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跡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為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恹恹官府之間以窺掇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

寘庭可設雀羅而机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其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譏人交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責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讓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為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為輕手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荅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今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今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况非我安可為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

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遠是乎異於我者遠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克公且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焚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膏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華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檐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撻得聚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蕩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籍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較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太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

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
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
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
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
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
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見用為廣州刺史乃表請
洪為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龜勉就焉
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為節
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
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
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城有若
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
統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
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有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
大致名位而免患累况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
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
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
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

經貴世之城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
雖不可出而見造之實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
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
林者誠欲以遠遠謹謹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
桑梓適高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
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
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
省之殊多不稱意夫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
覺妍蚩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
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
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
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懶又所作
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
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
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
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
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
為神仙傳十卷又撰高止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

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
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
延年攘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
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叙未及彈碁擊
劍之事有意於畧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
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騷寡所玩
好自總髮垂髻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群未曾鬪
雞鶩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眈或強牽引觀之殊
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碁局上有幾道樗
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
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貝財
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頽愁於外名之
為樂而實煎悴衰廉耻之操與爭競之端相取重貨
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
變覆城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
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
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為也仲尼雖
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

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聞訟之變聖者猶韋
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
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
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頽高之弓耳意為
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
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
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
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
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
以入白刃取大戰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
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
不出身每瞻葉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表法真子
龍之傳當罄善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
子書今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
軍辟皆不就薦名瑯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
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
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
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唐寅詔書

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遲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遇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雁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繫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荅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颯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願猶奔星之騰炯黃髮如激箭之過隙况或未明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或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鳥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右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鑠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

陋沉拘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登晉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教迥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顯親垂名名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叙之篇雖無補於躬違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